

00049

新文集大

父 子 雙 獲 獎

柳 季 著

長 江 日 報 文 藝 組 編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 刊 行



父 子 雙 獲 獎

柳 季 著



長 江 日 報 文 藝 組 編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 刊 行

出版編號 0001

父子雙獲獎

編輯 長江日報文藝組

作者 柳 季

出版者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
漢口中山大道一二〇九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漢口黃興路二五號

承印者 廣文書店印刷廠

·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

(1—5,000)

基本定價2.50

產生更多的創作和評論

長沙日報文藝組

『大眾文叢』編輯例言

爲着紀錄中南區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我們編輯這套『大眾文叢』。

中南區人民有長期的革命鬥爭歷史，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南區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工作，熱火朝天的羣衆翻身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人民祖國，擁護世界和平的運動。在人民羣衆中，到處存在着英雄人物和偉大事績，其熱烈、雄偉、動人之處，史無前例。這是中南區文藝工作者豐富的創作源泉，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熱誠的期待着產生更多更好的反映中南區工農兵鬥爭生活的作品。我們編輯『大眾文叢』，一方面爲着推廣這些作品，另方面也希

望能起一點鼓勵新作品出世的作用。

我們主要的編選發表在長江日報『文藝』專刊上的作品，但是對於其他作品，只要是反映中南區人民生活，或推動工作、提高羣衆思想覺悟的作品，也擬適當編選。所選作品的體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通訊報告，說書詞以及其他。我們尤其歡迎用羣衆語言和中南區民間形式創作的作品。照顧到出版的及時和讀者的方便，本叢書每冊中蒐集了同一體裁或同一主題的作品，約三萬字左右。

爲着發展和推動創作運動，需要加強文藝評論工作，尤其是具體、通俗的評論。我們希望『大衆文叢』中將能有相當數量這類的著作。

我們歡迎投稿！並歡迎讀者向本叢書推薦作品及提供意見。

目錄

消滅了最後一個獨身漢……………（一）

姚福老漢鬧蹩扭……………（一四）

父子雙獲獎……………（三一）

牛二……………（五八）

消滅了最後一個獨身漢

合作社門旁停着幾架貨郎担，有賣紅菓的，有賣西瓜的，也有賣雜七雜八的日用品的。這是七月末天氣，空氣火焚焚的，熱的叫人骨頭都鬆軟，沒啦一點勁兒。合作社管理員小瓦三，倦得早吃不住了，躺在櫃台上像一口大肥豬，龐大的身軀遮得屋子發黑。賣西瓜的圪二和其他幾個人，也悶的糊塗，靠着牆，有的沉睡，有了半閉着眼睛。四處一片寂靜，只有幾隻蒼蠅，沒精打彩的飛，時起時落……

不知誰在小瓦三的胳膊上死勁的擰了一下，這傢伙像「機器人」似的，霍的從櫃台上坐了起來，太陽已經偏西了。這時，合作社門口已經很熱鬧，各種聲音匯成鬧嚷嚷的一片。瓦三張眼看時，人們擠得緊緊的，一個橫闊肥厚的背膊，擋住了他的視線。這人原名長栓，因身子壯，鼻子又大又紅，一

副好脾氣，人稱他「山東辣椒」，是村裏的農會主席。瓦三站起來，瞅住「山東辣椒」左旁有一些空隙，側着身子一插，鑽了進去，然後抱着胳膊一掄，奪取了一個地位。細看：原來地上坐着的，是一個凸肚子女人，那女人圓圪蛋臉，肚子凸得來把上半截腿都壓得看不見了，衣服也破濫不堪，像冰雹打過的南瓜地：七零八落。

「山東辣椒」一面拿眼睛，朝那女人身上仔細的打量；一面縐着眉，深沉地思慮着。然後，突地裝着一副嚴厲面孔，問道：

「你家掌櫃的，真是凍死的？」

「就是，一絲兒也不假。」那女人回答着。

「河曲葭村人？真是貧農成份？還是？……」

「咱說過的，一絲兒也不會假，就是底——底——底子上那一層。」

那女人開始回答還平靜，突然碰見「山東辣椒」虎威威的一對眼睛，就

噹哩噹吧，有些說不出來了。婦聯主任于桂珍，對農會主席這種類乎審案子的態度，有些不耐煩，黑着臉發火的說：「主席呀，何必嚕嚕嚕，你耳朵不靈，咱給你誦幾十遍罷。」人家自己早講過了，她叫高鳳英，河曲葭村人，丈夫去年冬天凍死了，荒年荒歲沒吃的，婆婆趕她出來尋吃找漢，你沒見人家嘴邊、手上、腳上都有傷痕嗎？坐了大半天，水都沒叫人家喝，人家是受壓迫的勞動婦女，地上也熱死了，起來坐罷！」

說着，于桂珍雙手把高鳳英扶了起來，拉到牆邊椅上坐了，叫誰家一個小閨女給倒了開水喝。「山東辣椒」一點沒被婦聯主任的責備所感動，反而含意很深的笑着。這時，幾個青年人也有些憤慨了。賣西瓜的圪二挺起頸子說：

「不會是地主惡霸的婆姨，也不會是溜溜達達的壞女人，咱打游擊到過河曲葭村那地方，就瞧見過她，敢保不會假！」

小瓦三早氣得臉發紅，大聲說：

「咱提個意見，農會分幾畝地給她種，另外，再寫封信到葭村問那村的農會幹啥事，貧農婆姨出來尋吃討救，爲啥不管？咱敢說那農會主席一定不是個好人！」

「山東辣椒」瞧着瓦三，深刻的點了點頭，突然一下活潑的大笑起來。衆人腦瓜子裏，也好像不約而同的，在瓦三身上突然發覺一種什麼新的東西，無數的眼睛，一下集中射到他身上。瓦三也突然感覺好像有什麼新的事情露出了馬脚似的，臉更加紅的不行，連頸子也像在酒缸浸過一般。不知誰拿了兩個餅，高鳳英慢慢吃着，臉也同樣紅了起來，並且很不自然。「山東辣椒」望着于桂珍眯了眯眼，兩人會意，蹬在屋角，就囁哩咕嚕商量起來。

一條小黃狗竄到人叢中來，嗅了嗅高鳳英的脚，扭着容光煥發的身子，規規矩矩的竄了出去。圪二的媽驚訝地說：「啊呀，咱村分過地，人的腦筋

翻了過來，狗的腦筋也翻了過來了，狗都不咬討飯人，舊日子那會有的事？」

圪二媽的話引起了站在他對面的一個中年漢子喬萬，回想起了舊時候的事，愁喪的說：「咱十五歲那年腿摔壞了，討吃混了兩年，受的委屈可是八天也說不完。人家院門口都不讓進，老財的狗跳起來比咱還高，看到都駭壞人了，有錢人家的孩子見了咱，不是用石子打腿，就是用棍子戳破衣服，沒人願和討吃人說話。現在共產黨時代，壞人給翻到地裏了，人們都親熱，你看誰把這婦女當叫化子看待？人人都疼她，比在家裏還好。」

「可不是，眼時節做個叫化子也比過去美。」

圪二這樣湊上說。他媽馬上反駁道：

「噫——，這是啥美的哩？高鳳英這是農會不負責，村裏窮人翻身沒透底，沒法兒才出來尋吃，有房有地，就像咱村裏，誰還去討吃？在家自己好

好創鬧，比啥都強！」

大家閒談着。這當兒，農會主席和婦聯主任已經商量罷了。「山東辣椒」笑着，有意識的向瓦三道：

「你提意見分地給高鳳英種，她沒啦一個漢子，孤單單一個婦女，咋個種呢？你得替她出個主意；再說，人家快生孩子了，生了孩，誰管她呢？」

大家望着瓦三哄笑起來，許多眼睛在他身上亂轉。可憐的獨身漢，今年三十五了，從八歲起就給地主白長紅攬工，一直攬到去年，羣衆聯合起來鬥倒了白長紅，這才分給他六畝地，三孔窯，農忙時，各自下地做活；農閒就給村裏看管合作社，過着自由日子。可是沒個老婆，始終只能算翻大半個身。全村十六個獨身漢，有十五個都解決了，只是他還是孤伶伶的。農會發動大家尋，一直尋了好久，硬是尋不上。其實什麼都預備好了，分地每人平均三畝，就照顧他分了六畝，合倆人的份。可是快一年了，還是尋不來，他

心裏愁着，衆人心裏也是不樂。這時，猛聽了農會主席的話，瓦三不知是樂嗎，還是苦，心裏倒慌亂極啦，一句話不噴，兩個厚實的圓臉子，更加紅了，紅得簡直像兩個大紅燈。「山東辣椒」繼續說：

「人倒很伶動，政治估計沒問題，尋吃討救之人，性情牢實。我看瓦三和他結婚吧？讓村裏的人都放下一番心事。」

話未完，好幾個人都拍手說：「對！對！對！對！配瓦三可以啦！」有的喜樂着說：「咱瓦三瞧見高鳳英心裏早開了花，白兒黑裏像月亮盼日頭，這下可盼着個婆姨啦！」

「碎——，誰喂這沒尾巴的驢兒，肚子比母牛還大，娃都快出來啦，一天非得吃二斤半米不成，瓦三拿啥來養？保險連骨頭都給嚼乾！」

人叢中不知從那裏鑽出來這樣一串刻毒的聲音，大家搜尋，原來說賴話的是一個矮子，名字叫白狗，過去是個二流子，瓦三他姑姑的大孩。這人話

還未說到底，就被反駁的截斷了：「咱村現在石頭也翻過來啦，就只你那頑固的腦瓜子，還像榆樹圪塔一般，死劈不開！」

圪二伸着長脖子。兩手又在腰間，也急得像準備格鬥的雄鷄一樣，狠狠「訓」着白狗。白狗一氣不喘，低下了頭。他老婆不過意，出面調解說：「他那是狗屎腦筋，臭的三間窩都不敢住人，一直不開化！衆人們大量些，不同他一般見識。」

「山東辣椒」接着說：

「人家高鳳英腿胖脖子粗，一雙大腳片，一看就是好勞動，有啥不好？」指着白狗訓斥道：「你要好好改掉你二流子思想，革了命了，過去看不起勞動，看不起勞動人的壞思想，今天吃不開了，大家的眼睛都比過去亮，你思想有一點鬼，大家也看得出來。」

白狗灰溜溜的退出了衆人圈子。人們的注意又轉了回來。于桂珍說：

「旁人乾打雷，他倆人不下雨，還是不頂事，叫他倆人自己啦啦啦啦去，咱們不能包辦代替。」

說着，早有一般年輕後生，捉住瓦三的手膀往他窩裏湧來。後面蹣跚跟着的，是高鳳英，六七個年輕媳婦和閨女護偃着，進了瓦三的窩。衆人都到合作社等候倆人的「談判」。這時合作社門前的幾架貨郎担，早已收拾了，天色漸漸黑下來。戲台旁的老槐樹下、水溝邊、各家院子裏，都三五成堆的坐滿了乘涼的人，人們都在談論着高鳳英和瓦三。井邊，絞水的轆轤谷嚕嚕的響；羊也一大羣一大羣的，從蒼茫的暮色中，搖擺着吃飽了的大肚子，徐徐歸來。

瓦三的窩裏，已經點起了一張黃黃的油燈。高鳳英故意不啃氣，也不去看瓦三，眼睛不住的閃，開始落在炕上，隨後飛到灶上、桌上、案上、幾口大甕上……。脚步來回移動着，忽爾動手摸摸，忽爾低着腦瓜子盤算，只是

不說話，好像這屋子就沒有瓦三這人似的。可憐的獨身漢發呆的站着，像犯了罪等候判決似的，四肢不住的顫抖，心跳得快奔出來了，一雙眼睛廝跟着鳳英的每一個行動，但是可不敢正視。鳳英見他這般狼狽的光景，禁止不住問道：

「你怎的啦？看你這副落拓樣子！」

說着，鳳英一雙眼睛熱漉漉的看着瓦三。瓦三慌忙掩飾說：「沒啦啥，咱——咱——今年三十五啦，八——八歲……」兩片嘴唇不住的發顫，只覺得一坨堆一坨堆的話，堵住了喉，都說不出來。大大鼓了番勇氣，這才接上說：「八——八歲起，咱就當長工，光受苦，從沒跟婆姨們說過話，人——人家叫咱「狗不吃」，都不挨我……」

笑了笑，鳳英立刻正着臉色，真誠地回答說：

「咱倆一個樣，從五歲起，咱就死去了爺，一直勞動受氣，今年二十八

啦，咱不怕炕上翻到簾上，咱男人死了，再沒啦個漢，就找上你算啦。你也是個老實吃蛋，好勞動人，只要咱倆好好刨鬧，吃穿都不愁哩。」

瓦三喜的呼吸越發急促，滿身飢肉都活潑起來。伸手在枕底下翻弄了一會，抓了一條細條花洋布褲，一件天藍布上衣，一下塞在鳳英手裏，樂的像在風中飄，一股勁往合作社跑。

「成了沒有？」

「山東辣椒」，于桂珍、圪二和圪二的媽等人，迎接着，齊聲問道。瓦三只是傻笑，喘着氣，半天說不上話。好一會才啞啞吧吧的說：

「她——她說，找——找——找上我啦！」

衆人一齊大笑起來，大夥兒湧到瓦三院裏看，鳳英已經穿得一身新嶄嶄的。于桂珍扭住鳳英的胳膊，拍着她背說：

「啊呀，倆人一下就這樣親厚，沒啦一會，衣服就叫換的光古溜丟的，